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八義  
第四回 密林中哭訴傷心事 洞房裡戲言成齟齬

周景龍聽見樹葉一嘩啦，由打樹上跳下一位穿白的女子。這姑娘啊，高矮適中，上寬下窄的瓜子臉，柳眉杏眼，粉面朱唇，姑娘頭上罩著白綢的手絹，身上穿著一身白綢子褲褂，腰裡係著雪白的汗巾子，腳上蹬著一雙牛皮的小靴子，姑娘這兩個眼睛裡含滿了淚水，背上背著單刀，肋下還掛著鏢囊。周景龍上前說道：「女施主，有事嗎？」 「您不要隱瞞我了，您是狀元老爺周景龍吧？」

「呃，我是個出家之人，不明白你說的話呀？」

「陳狀元，剛才我全看見了，這只鏢是我打的，這個響馬是我把他打死的，陳狀元，您不要走，我有冤枉，我有委屈，狀元老爺，您給我作主吧！」姑娘撲通一下子就給周景龍跪下了，眼淚啪嗒啪嗒往下直掉，周景龍上前趕緊把姑娘攙扶起來，「姑娘，別哭，有什麼委屈，有什麼冤枉，你慢慢地講，站起來，不知你狀告何人？」

「謝狀元老爺，我今天不告別人，我今天告你們狀元府四品都尉花雲平。」

「姑娘，你叫什麼名字啊？」

「狀元老爺，我叫陳清秋。」

「陳清秋？不知你告他何來？」

「狀元老爺，我告你們狀元府的花雲平，欺騙我年輕的女子，恩將仇報，誣良為盜。」接著姑娘就把自己的經過跟周景龍從頭至尾詳說了一遍……「狀元，我把我的終身許配給了花雲平，他用鏢囊作為訂親的禮物，沒想到他穩住我之後，又派人來抓我，天下哪有如此負義之人，要不是我僥倖逃出了家中，就被他們踩成肉泥了，狀元老爺，請您給我作主。」

周景龍聽完之後，對姑娘的遭遇深感同情，暗想，花雲平這事辦得可不怎麼樣。周景龍說：「姑娘，你到在此處，還想往哪裡去呢？」

姑娘說：「狀元老爺，如今我是水上浮萍，四處漂泊，但我並不是非嫁花雲平不可，向您告狀，只是想明辨是非，求您伸張正義，我也知道你們是結拜的弟兄，此事您管不管，就在您為官的良心了，話已談完，我告辭了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姑娘，且慢，你救了花雲平，如今又救了我的命，你是我弟兄的救命恩人，且不要走，隨我到狀元府去，我自會安排。」

陳清秋說：「狀元府的人正在拿我，我隨您去，豈不是自投羅網？」

周景龍說：「小姐，我領你去萬無閃失，我以人格擔保，決不會錯待了小姐，我要為你伸冤昭雪。」

陳清秋思忖片刻說：「好，我再看看狀元的信義如何？」

她跟著周景龍奔狀元府而來。回到了狀元府，狀元府這會兒哇，都亂了營、炸了鍋了。眾人議論紛紛哪，狀元丟了能不著急嗎？兩大個子，在大廳那兒正受訓呢。阮英氣得用腳踩著椅子，用手指著他們哥倆兒：「您二位，讓我說什麼好？成事不足，敗事有餘呀，狀元這回要是有了大閃失，非要你們的命不可。」

「那誰叫他自已先走了……誰知道……狀元走哪兒去了，我倆光顧玩了。」

「狀元回來嘍！」不知是誰喊了一聲，大伙由打大廳全出來了，周景龍領著陳清秋就來到大廳的外面，大伙一看嚇得往後一閃，這不是咱們要抓沒抓住的那個女響馬嗎？她怎麼跟狀元一塊來了？

周景龍看看大家說：「弟兄們，這是我的救命恩人陳小姐。」

大伙一聽都愣了，怎麼弄的？女響馬成了狀元的救命恩人了，這是哪跟哪，亂七八糟的。「小姐，請！」

姑娘面帶羞澀跟著他們就來到大廳裡面。周景龍叫人把鄭翠屏，鐵金錠姐倆請出，向她們說：「這是我救命的恩人，陳清秋陳小姐，你們姐兩個把陳小姐先請到後宅，一會再到客廳，準備酒席，我要給陳小姐壓驚。」

「好，就依狀元，姑娘，隨我們來吧。」鄭翠屏、鐵金錠領著陳清秋往後宅去了。

阮英趕緊過來：「狀元哥哥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周景龍把怎麼被姑娘搭救的事情又講述了一遍……然後說：「雲平呢？」

阮英說：「他出去找你去了，幾個弟兄陸續地都回來，就是雲平還沒回來呢。」

「好吧，阮英，你聽明白我剛才說的話了嗎？」

阮英說：「我聽明白了。」

「這個陳清秋可不是一般的女流，這姑娘武藝超群，且人品高尚，是一位女中豪傑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正兒八經地厲害哪！好刀法，還會抖手絹……」

這時候，花雲平回來了，一挑簾籠，看狀元跟阮英都在那兒坐著，花雲平趕緊來到跟前，「狀元，你怎麼才回來？」

周景龍看了看花雲平：「花哥哥，你到哪兒去了？」

「我找你去了。」

「噢，有個叫陳清秋的女子，你認識不認識？」

「呃，我認識，就是我們要抓的那個人，她待我有救命之恩，給我治過鏢傷。」

「嗯，你跟人家還說過別的沒有？」

「沒，沒有說別的。」

「你鏢囊哪兒去了？」

「鏢囊？」花雲平當時沒詞了。

周景龍說：「花兄，你身為四品都尉，應該言必信，行必果，信義當先，知恩必報，為什麼隱瞞事實真相，誣良為盜，瞞哄氣狀元，險些誤傷了小姐陳清秋的生命，即使說她兩個哥哥是山賊，又與姑娘有何干係？姑娘為救你，誤殺其兄，為救我，鏢打強徒，足見其心地為人。要不是看你往日有功，一定要重重加罪於你了。」

花雲平讓周景龍給數說的，面有愧色，半晌無言……周景龍說：「事已過去，不再多說，今天本狀元為媒作保，這門親事就定下了。」

「這一——」花雲平一拉長聲，唐鐵牛在旁邊說：「兄弟，偷著樂去吧，這姑娘長得多漂亮啊，功夫好，模樣好，你別假正經，你要不願意，給我拉咕拉咕！」

阮英說：「得得得得，咱們當哥的，你瞎白話什麼？」

花雲平說：「狀元，你既然已經知道了，我願聽你的發落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發落是要發落的，我看丁是丁，卯是卯，那天不好今天好，當天就讓你們成親，省著你們碰頭碰面，出來進去不方便，我跟你們說一句老實的話，這姑娘是個有用的人。讓翠屏、金錠到後邊跟小姐陳清秋去說，看姑娘願意不願意，如果同意的話，今天就給他們拜堂成親。」

姑娘怎麼能不願意呢？不說是姑娘一見鍾情吧，見著花雲平確實就愛上了。鐵金錠、鄭翠屏幫著姑娘就梳洗打扮，姑娘平素不

打扮是自然的美，這一打扮就更漂亮了，真是豔如三春桃李，嬌似出水芙蓉。亭亭玉立，花枝招展，頭上頂著紅蒙頭幅子，身上穿著紅緞子對花氅……大廳裡擺好了天地桌，上頭擺著一個大留鬥，裡頭燒著香，還有三支箭，一張弓，帶根兒的艾蒿雙把的蔥，這都是拜天地用的東西，弓和箭呢，是用來挑蒙頭幅子的，名字叫：「張弓抽箭挑蒙頭，妖魔鬼怪不敢留。」艾蒿取諧音，夫妻恩愛。蔥呢？是一對聰明……前邊有個紅氈子鋪著地，兩個人在這兒就拜了堂。一拜天，二拜地，福氣對拜全完畢，把小姐攙到洞房去了。前邊是殺雞鴨、宰牛羊，懸燈掛彩，慶賀這夫妻成親。大廳裡擺滿了酒席，弟兄們在裡頭划拳行令，杯觥交錯，歡聲笑語……

天黑了，花雲平喝得有幾分醉意，丫鬟挑燈籠，請姑老爺入洞房。這花雲平啊，前後也是十字披紅，好不漂亮，新姑老爺麼！「弟兄們，我不陪你們了。」唐鐵牛一看：「去吧，入洞房吧，這事我們乾眼氣。」花雲平離開了大廳。唐鐵牛一插金貴：「老九哇，三哥領你玩玩去。」「上哪兒？」

「走，聽聽窗根去。」

「啊？你是大伯子，怎麼聽窗根兒？」

「咳，頭三天沒大小，走，貴兒。」這唐鐵牛才能耍寶呢，領著老疙瘩小金貴，他要聽窗根去。

再所花雲平，來到了後邊洞房外頭，丫鬟說了聲：「姑娘啊，姑老爺到了。」說著花雲平就走進了洞房，丫鬟、婆子把交杯盞、合巹酒菜擺滿了桌案，裡頭有子孫餠餅、長壽麵，栗子小棗——早立子。安排好了以後，丫鬟、婆子全退出去了，花雲平關上房門，給姑娘挑下「蓋頭」，此時借著燈光，一照姑娘那個小臉蛋呀，格外的更漂亮，過去常有這麼一句話：燈下觀美人、美上加三分。花雲平說：「小姐，今日你我是三生有幸，願陪你多喝兩盅。」

姑娘說話是燕語鶯聲：「花將軍，妾是飄零之葉，歸落大樹之根，願永為眷好。」

說著話姑娘上前給花雲平把酒給滿上了一杯。

花雲平在前邊已經喝的抖差不多了，端起杯來說：「好，小姐，你我乾杯！」

小姐舉起杯來，二人一飲而盡……接著兩人又連飲了幾杯。姑娘又給花雲平滿上酒，花雲平舉杯在手，抬頭一看陳清秋，發現她眼裡含著淚水……一見花雲平看她，姑娘趕緊把淚擦了，但花雲平也看見了。「陳小姐，怎麼了？今天晚上洞房花燭夜，乃人生四喜之一，你怎麼擦眼抹淚的，你有什麼傷心的事情嗎？」

「花將軍，不要多心，我此時此刻的心情，咳，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滋味兒，我忽然想起了我死去的哥哥，好像他的影子在我面前直晃，我也不知道是恨他，也不知道是疼他。花將軍，不談這些了……」

怎麼，你還留戀你死去的哥哥嗎？哼！他壞事做盡，惡貫滿盈，他的死，是上天報應。」

姑娘說：「花將軍，怎能這麼說，我不是為了救你，他就不會死。」

花雲平說：「沒有你救我咱倆怎能結成夫妻？話又說回來，當時你哥不死，我就得死，你哥哥要活了，今天咱倆就入不了洞房了。」

陳清秋說：「不管怎麼說，我們畢竟是一奶同胞。」

雲平說：「當賊的同胞，想他幹什麼？」

姑娘感到這話有點刺耳，於是說：「那當賊的妹妹，不也是你的妻子嗎？」

雲平說：「說老實話，按理說，你這當賊的妹妹，不能作我的妻子，我是大宋朝的四品都尉，是你有福氣，不但救了我，還救了狀元。狀元作媒，多大的面子，要不然你能攀到這個門口上來嗎？」

陳清秋說：「照這麼說，我是高攀您了。」

花雲平說：「也算是吧！」

花雲平今天要是不喝醉，不能說合這幾句話來，這叫酒後失控，冷言傷人。姑娘臉紅了：「花將軍，我既然高攀，你又何必低就呢？」

花雲平說：「這……我對你有些同情夷憐哪！」

姑娘說：「既然你有這個想法的話，我看不要勉強吧。算了，咱們這麼辦，將軍不下馬，各自奔前程，你走你的陽關路，我走我的獨木橋，我不想高攀你，你也不要同情我，我不想借助你四品都尉的光，花將軍，我走了。」這姑娘敢情也是個外觀雅雅內裡清高的個性，有本事自然也就有脾氣，說著她站起來了。花雲平這陣兒也是有點騎虎難下，他看著陳清秋說：「哼！陳清秋，衝你這樣，我看你跟我也不是真情實意。」

「好了，算了，別的話不用講了。」姑娘趕緊脫掉對花氅只著短衣，把刀摘下來，又背到自己的身上，縱身就出了洞房。

唐鐵牛和金貴啊，在洞房外頭都聽見了，唐鐵牛說：「這是聽的什麼窗根，聽打起來了。」唐鐵牛趕快來到洞房門口這兒：

「弟妹，別走！你可不能走哇，我兄弟灌兩盅貓尿就忘了北啦！弟妹呀，無論如何你看著三哥的面子呀，貴兒啊，快找狀元去，讓他們來勸架。」

這陣姑娘眼淚直往下流：「三哥，您說什麼也沒有用了，您對我是不錯，可是花雲平，他是一個薄情的男子，他根本沒有想我待他有救命之恩，這叫癡心的女子負義的漢，他把我滿心的熱血化為寒冰，三哥，我走了。」一縱身，姑娘就上了房了……

「弟妹，別走。」這時候，狀元跟阮英全來了，「怎麼回事？」花雲平出了洞房，站到那兒，一言不吭。周景龍說：「花雲平啊花雲平，小姐陳清秋哪方面對不起你？怎麼頭一天入洞房就打起來了？可能你說話有些言語不週，你知道小姐走了對我們多大損失嗎？花雲平，你該當何罪？」

「狀元，咱們把弟兄磕頭拋開在外，就憑我四品都尉，我是鐵了心了，我不能要她，她是當賊的妹妹，本身也是個女響馬，她跟我不是真心。」

「你胡說！」他們正在這兒說著話呢，「啪——」由房上打下一隻鏢來，這只鏢是直奔周景龍打的，就聽周景龍「哎喲」一聲，「咕咚」就倒下了，燈籠也給他碰滅了。「了不得了，狀元挨打了。」大伙一亂，花雲平一看，可了不得了，狀元挨打了，這要不是因為我怎麼能叫狀元挨打呢？此事定與陳清秋有關，花雲平當時來到洞房裡頭，由打牆上把刀摘下來，背到了背後，雲平把新郎的紅花綉子扯掉，縱身出來，跺腳上房。四面巡視，發現在前面有個黑影，花雲平人送外號叫踏雪無痕，腿快呀，哧……順著黑影就追下去了。這個黑影啊，跟花雲平的距離總是差不太遠，雖然花雲平腿快，這個黑影也不慢。兩個人往西下去了，到了城門這兒，這個黑影出城了，花雲平跟著也出去了，城外有不少房子啊，又走出去老遠一段路，一看前邊有一片宅子，這個人就縱身跳進了當院裡，雲平一跺腳也上牆了，聽房門一響，「咣啷——」這個黑影就不見了，雲平跳到房上，一看這是個後院，上房三間，有東西廂房，上房裡掌著燈，有女孩子說話，「哥哥，你怎麼才回來呀？把咱爹都氣壞了，哥哥，咱爹說了，你什麼時候回來，非打你不可，咱爹說，從今往後，再也不讓你出去了。你看你這個狼狽樣子，灰鼻子土眼，你怎麼啦？」「我……後邊有人追我。」「誰追你？」「你別問了，爹呢？」「爹在前邊還沒回來呢，你快坐下歇會吧！」

他們裡頭正說著話，由打前院往後來了一個老頭，這老爺子手裡拿著賬本和算盤，一推上房門，這老爺子就進去了，又聽那女子說：「爹，您來了，我哥哥回來了。」

花雲平在外頭可沒看著人，沒看見這女的是什麼樣，就聽見「啪——」好像先打一個嘴巴。「爹，您怎麼打我？」「奴才，你幹什麼去了，多少日子你不回家，啊，你學壞了，冤家，你跟我說時候，這些日子你都做了哪些壞事？」「爹，我什麼壞事也沒作，爹，我這回回來，我一定好好地幹活，跟您做買賣。」「冤家，你是一片謊話！」

「真的，爹，我最近有幾位朋友他們要離開東京，所以，我跟他們盤桓幾天，從今往後，我再也不離開您了。」聽那女孩子聲音：「爹，您就把我哥哥饒了吧……」

花雲平啊，在外邊是有的聽見，有的沒聽清，不知道嘀咕什麼呢。雲平由打房上跳下來，抽出了單刀，喊一聲：「老匹夫，出來，你們的官司犯了，快與我一起歸案。」

花雲平外頭這麼一嚷，老爺子把門推開，一看花雲平在那兒壓著刀，衝著屋裡頭正罵，老爺子站到門口這，說：「小伙子，你才二十多歲年紀，平白無故地因何罵我老匹夫？我什麼官司犯了？」

「問問你兒子。」老頭轉身看看他兒子：「你怎麼得罪了人家？」

「爹，我沒得罪他，我就是狀元府外頭一過，他們就在後邊追我，就說我是響馬，爹，我真不知道我犯了什麼罪。」

老頭當時也就生了氣：難道你們狀元府就能夠仗勢欺人罵？我兒子在外頭一過，你就說我兒子是響馬呀？這就追來了。老爺子衝著花雲平說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踏雪無痕，四品都尉花雲平。」說著話，雲平一擺單刀要上前動手。此時忽聽房上阮英嚷了一聲：「老前輩，別動手，咱們都是自己人！」

「騰——」阮英從房上飄身而下，花雲平一看，阮英來了，「兄弟，他是什麼人？」

阮英說：「你沒聽我跟你們說過嗎？他是我的老叔叔雷鳴雷震宇，人送外號風雲俠、金剛腿。」阮英過來趕緊見禮：「老人家，我哥哥不知道您是誰，要知道他絕不敢得罪您，老人家，您要多多擔待。」

老頭說：「既然如此，都沒什麼，不知者不怪。」

花雲平說：「老人家，咱們現在別的都不用談，剛才那位不知道是誰呀？他可是鏢打狀元，轉身就逃走了。」

老頭聽到這回頭看看他的兒子：「冤家，你過來，怎麼回事？」

「我……」

阮英說：「老前輩，您有所不知啊，剛才這位到狀元府行刺去了，打了狀元一鏢，現在死活都不知道呢，要不然我們為什麼來追他呢？他是你的什麼人？」

老頭一聽，啊！「啪、啪」反正打了他兩個嘴巴：「奴才，給我跪下！」

「爹爹！」這小伙子跪下了，老頭氣得鬚鬚亂抖，「我怎麼有你這樣的敗門之子呀，金蓮哪——」「爹爹！」「把繩子拿來，把他綁起來！」

姑娘由打屋裡頭拿出一根繩子來，老頭上前把兒子綁上了。

「哎喲，爹爹，勒得太緊了。」

「阮英啊，殺官如同叛反，他是我的不肖子，叫雷霆，他敢去行刺狀元，我們全家該斬。這個是你妹妹，今年十五歲了，她叫金蓮。金蓮哪！到屋裡再拿兩條繩子來。阮英，你把我跟我女兒一塊兒都綁起來吧，我們一塊兒到東京汴梁去請罪。」姑娘真又打屋裡拿出兩條繩子來，阮英說：「不必吧，老人家，您老人家，我還不瞭解嗎？再說我妹妹，十五、六歲，她是個女孩呀，拋頭露面，並不好看。這樣吧！讓妹妹在家看門，您老人家跟我們去趟行嗎？我們不能綁您，您跟我們到那兒聽聽他為什麼要殺狀元就可以了。」

老爺子趕緊頭上把帽子戴好，外邊照寶藍緞的大氅，背著單刀，掛著鏢囊，跟著他們哥兩個，押著他的兒子，就直奔東京。

進了西門，來到狀元府，阮英來到客廳，一看周景龍在當中坐著。周景龍沒出事，因為房上打鏢的時候，徐文彪聽見聲音了，一推狀元，把狀元推倒下去了，鏢打空了，把燈籠給碰滅了。阮英進來一看狀元沒事挺高興，說：「老前輩雷鳴雷震宇來了。」周景龍趕緊把老頭請進來，叫老爺子坐下。老頭感激得是沒法再說了：「狀元，我是罪人，怎麼能叫我坐下呢？」

「老人家，您老人家行俠仗義，名聞遐邇，受尊重。」

老頭說：「慚愧慚愧，我是送子伏罪而來，把小冤家先帶上來。」

這陣雷霆來到堂上，「撲通」就跪到這兒了。

周景龍說：「你叫雷霆嗎？你為什麼要來行刺我？你是不是受人唆使，被人利用？唆使你來的是什麼人？」

一問三不知，神仙怪不得。這雷霆啊，就是不說話，把老頭氣得呀，上前又給他幾個嘴巴，阮英大伙攔著：「老人家，您不能打他呀。」